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

豪宅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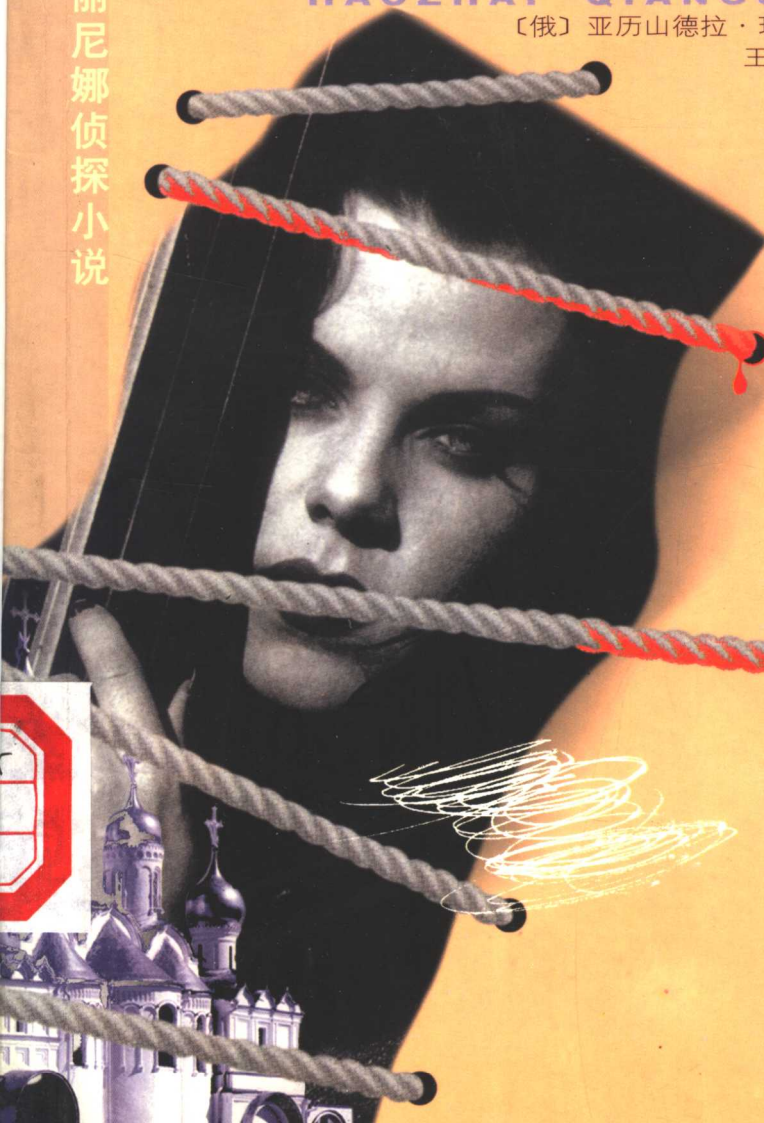
HAOZHAI QIANGSHENG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著

王攀等△译

漓江出版社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



玛
丽
尼
娜
侦
探
小
说

豪宅枪声

HAOZHAI QIANGSHENG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著
王攀等△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豪宅枪声/(俄)玛丽尼娜著;王攀等译. —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8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俄罗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ISBN 7-5407-2497-8

I.豪… II.①玛… ②王… III.长篇小说-俄国-现代
IV.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第35910号

豪 宅 枪 声

[俄]玛丽尼娜 著

王 攀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14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ISBN 7-5407-2497-8/I·1503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主要人物表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内务部侦查员，少校，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中的女主角。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维约夫——即沃洛佳，翻译家。

安德瑞·利列涅夫——索洛维约夫的助手。

基里尔·叶西波夫——舍尔罕出版社社长。

谢苗·沃罗涅茨——舍尔罕出版社总编辑。

格里沙·阿福塔耶夫——舍尔罕出版社财务总监。

娜杰日达·罗斯迪斯拉沃芙娜·卡敏斯卡娅——娜斯佳的母亲，索洛维约夫读研究生时的导师。

热尼亚·雅基姆夫——无职业者，雅妮娜的丈夫。

阿列克赛·齐斯加科夫——某大学数学教授，娜斯佳的丈夫。

奥列格·布坚科——毒品贩子，同性恋者。

亚历山大·卡敏斯基——企业家，娜斯佳同父异母的弟弟。

达申卡·达舒妮娃——亚历山大·卡敏斯基的妻子。

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内务部侦查员，上校，娜斯佳的顶头上司。

- 尤拉·科罗特科夫——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
- 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
- 米沙·多岑科——内务部侦查员，娜斯佳的同事。
- 根纳基·斯瓦洛夫——西区侦查员，上尉。
- 雅妮娜·鲍里索芙娜——公司总经理，雅基姆夫的妻子。
- 奥克萨娜——时装模特儿。
- 库津·沃夫奇克·梅什科夫——叶西波夫的私人保镖。
- 玛里娜·谢尔盖耶夫娜·索布里科娃——外号“瞪羚”，职业盗贼。
- 瓦基姆·乌斯季诺夫——税警局工作人员。
- 斯维特兰娜·米哈依诺芙娜——内务部鉴定师。
-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切尔卡索夫——汽车修理师，同性恋者。
- 维拉·瓦西里耶芙娜——切尔卡索夫的母亲。
- 奥莲卡——切尔卡索夫的前妻。
- 斯拉维克·多罗舍维奇——奥莲卡的弟弟。
- 迪维·利帕尔贾——某日报记者。
-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利尚斯基——检察院侦查员。
- 伊戈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索洛维约夫的儿子。
- 瓦西里·普拉托诺维奇——扒手头目。
- 希克里涅兹——梅什科夫的表弟，兼职警务人员。

1

一连几个月来，他都不喜欢深夜了，他开始对它感到恐惧，一到深夜，便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和脆弱。随着寂静的降临，每一声响动，即使是最不明显的响动，也都成了一种征兆，使他预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危情正在迫来。他一直想驱走这些念头，可它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涌来，真是没有办法。

那末，他到底怕什么呢？除了几个零花钱外，家里是从不存放贵重物品的。稿费总是即领即存，利息十天才取一次。仅靠利息他就足以维持生计。他，一个双腿僵硬的残疾人，需要那么多的开销么？又有谁要他呀？他有什么好怕的呢？

虽然百思不解，可他到底还是害怕，而且夜夜都是如此。他未免诅咒起那个日子来，那个造物主赐给他良好听觉的日子。他的听觉并非不同凡响，只是良好、正常而已。世上受过内伤外创的人，有多少听觉不是迟钝的啊！他为啥就不是这样呢？哪怕听觉稍微迟钝一点儿也好啊——这样，夜夜都能睡得安稳，什么动静都不能干扰了。可他偏不这样，如今脚都不能动了，腰也挺不

直了，眼睛也都花了，可耳朵却灵得像婴儿一样。这真是命运对他的嘲弄啊。

他把身子转到另一侧，以便在柔软暖和的床上躺得更舒服一点儿。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他的生日。要满43岁啦。是多还是少呢？谁知道呀……他将把什么带入又一年呢？

他是个富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莫斯科城南独门独院的别墅区里，他有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在银行里还有一大笔存款。

他是本行业的大专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只需扫一眼满满当当的书架就够了。他著有论述中国文学、日语的大量作品，还有不少中篇小说，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的是《弗·亚·索洛维约夫译文集》。他是惟一能够同时研究世上最复杂的两门语言——中文和日语的专家。

他是个靠轮椅度日的残疾人。拄着拐杖虽然也能走走，可时间就是不能太长。从卧室到浴室，从书房到厕所，仅此而已。别墅是专为他设计的，上下用的不是楼梯，而是迂缓的坡道。幸好双脚残废之前，他就相当富有。是金钱让他免受了大量的屈辱，也摆平了所有——当然，是几乎所有的问题。

他有一子，但也可以认为他是不存在的。他年轻，只有19岁，还用不着残疾的父亲，也不需要他的金钱和豪宅。儿子在其城区的房子里，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经常把姑娘们领去，集会、酗酒、吸毒、纵欲。自打斯维特兰娜去世后，他们父子之间就竖起了一堵高墙。丧母时，孩子只有15岁，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他可怜，便原谅了他的一切出格行为。幼年时，他曾受过外伤，落下了心理障碍，这您也是知道的……应该对他温存些，对他表示理解。因此，在没有完全意识到儿子正是恬不知耻地利用了他们的共同不幸，自以为赢得了一张受用终生的赎罪券之前，他对他一直都会理解的。如今，他与儿子几乎都不打照面了。

他也有自己的生活，整天忙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这项工作能

给他大量的金钱。而且，不管他愿不愿意，这种生活他还会继续过去去的。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不想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确信，一个人能有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的机会是福气——而这不就是“布尔什维克们梦寐以求”的幸福吗？当他身强力壮，身边围满美女时，他就觉得人生能有一份喜欢的工作就足矣，尤其是当这份工作还能带来相当不错的收入时。可如今，除了那份令人喜欢、收入不菲的工作以外，他已一无所有。一想起当年，他健步如飞，肌肉发达，身边总围绕着一群想爱便爱的异性，因而自己颇觉幸福、也能使对方幸福的情景，他便禁不住黯然神伤起来。

生日该怎么个过法？过还是不过它？说起来，有什么好过的呀，又不是什么半百、满百之类的大寿。不过，大伙儿说不定还是会来的，假如对他们的到来毫无准备，到时候可就尴尬了。“舍尔罕”的三巨头——社长、财务总监和总编辑一定会全体出动。这三个人从来就忘不了向他道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同作者、译者的关系，尽量谁都不忽视，谁也不让受到委屈。还会有谁呢？同行和朋友也都是些汉学家、日本问题专家、翻译家、语文学家、作家、政论家。从前，在他身强力壮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总爱在他生日之际云集一堂，因为斯维特兰娜是位出色的女主人，她殷勤好客，热情周到，他家的门总是向所有人开放，总能让所有人感到宾至如归。可她一死，当年他就没过生日了，他没这个心思。次年，眼看生日要到了，他却住进了医院。多年延续下来的传统，仅用两年时间就断线了，仿佛它本来就不曾有过一样。现在，他们也未必会来什么人。就算来，也不过两三个，不可能多了。有趣的是，邻居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年，邻居就偶然登过门，当时只想讨点儿东西，可一见桌子摆得满满的，他就着实惊讶了一番。过生日的事只好讲了。邻居似乎很窘迫，一个劲儿地说，在这样的日子里竟贸然闯来，以鸡毛蒜皮之事相扰，真是失

敬。可是，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捧着一只精美的盒子，拿着一张写有诗句的贺卡回来了。事实上，诗倒写得不错，又俏皮，又出人意料，只是韵押得太过。索洛维约夫当即请邻居入座，可在这之前，“舍尔罕”的领导们刚刚赶到，邻居一听到室内的喧声便收住脚步，真诚地祝贺了几句就消失了。真不知道今年他还想不想得起来，会不会把说过的话忘掉了？是不是已经抡起斧子把准备好的礼物劈掉？总的说，他还是个可爱的男子汉，值得接近，以邻里相待。

既然他们肯定会来，明天就得吩咐新来的助手安德瑞，去把待客的事儿办好。让他买瓶好酒，上“布拉格”采购些熟食。准备的食物应该是这样的，即使一周后还无人吃，它们也不会坏掉。客人不来——就无须动用，犯不上感到委屈。在索洛维约夫靠轮椅度日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态度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能因为别人避免与残疾人交往就责怪他们。也不能要人来登门做客——附近既无地铁，也没公交车，要看望索洛维约夫，非得有私车才行。可这条路也是够浪费时间的……

可是，天啊，他为何一到深夜就会如此担惊受怕呢？

* * *

可男孩子仍在不停地失踪。自去年九月份以来，14岁至20岁的小伙子已失踪了九个。当然，失踪的不仅仅是他们。那些做父母的不知登过多少诉说儿子“出走未归”的启事，只不过就这九位的情况太特殊。和所有失踪者不同，他们都被找到了。不过，全是死尸而已。还有一点：这九个孩子都长得太像——黑皮肤、黑头发，闪族人的脸型，黑黑的大眼睛，简直就像亲兄弟一般。而且他们的死因都一样——都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根据法医的鉴定，这些少年的肛门说明，他们都有过频繁的同性恋性生活。

年轻人因过量注射毒品而死，这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种情形随处可见。吸毒伴随着同性滥交，这也是常事。可是，长相完全相同……

后来，总算发现了一条线索，一条小小的线索，只是谁也没有把握它是否真的就与此案有关。在连接莫斯科市中心和南郊的一条大道上，国家汽车检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想拦住一辆超速行驶的蓝色伏尔加，可司机不按信号停车。于是，这位中士将违规者通报给了下一道岗。可是，到了下一道岗，这辆汽车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这位仔细瞅准了目标的中士一心想当大侦探，他见司机身边坐着一个黑发小青年，略加沉吟，便把情况向彼得罗夫卡作了汇报。经过调查，蓝色伏尔加确实没有通过第二道岗，于是，对莫斯科有关地区的搜查便开始了。车是很快就找到了，不过，它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与此同时，这辆汽车原来的主人，却在西北区内务局的办公楼里来回奔走，要求把他当天午饭后失窃的车子找回来。离伏尔加车最近的那栋居民楼，就在那片取了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梦幻苑”的别墅区里，这就是惟一条能和黑皮肤黑头发少年们的神秘失踪挂得上钩的线索。几天之后，又有一份启事在寻找离家未归的儿子，寻找对象的照片也让中士过目了。结果，像以前一样，在原先几张照片之外，又增加了一位黑皮肤黑头发的小青年。

“不，”中士拿着照片，瞅了15分钟，然后说了句实话，“模样儿倒是，可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车速太快。虽说我视力不错，瞅了小伙子一眼，可要说长相，当然，也来不及细看。”

失踪的男孩们与莫斯科城南别墅区之间的关系，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可毕竟聊胜于无。于是，开始调查“梦幻苑”的住户了。二十栋双层小洋楼，二十家。

有关别墅区住户的材料，每天都在汇向刑侦处主任科员阿

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的案头。她的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是个热衷于图表的人，他特意给她做了一张一堵墙那么大的别墅区示意图，并在每栋别墅的下方都贴上一只信封。按照他的设想，它们应当装得下所有户主的资料。娜斯佳认为这是聪明之举，她十分感谢谢卢亚诺夫的劳动成果，当即就在办公室里把它挂在写字台对面的墙上。不过，她对这条线索的最终效果还是信心不足。

刑侦员们已经将主要工作放在研究失踪少年周围的环境上。他们之间总该有些共同之处吧！都和什么人来往？爱好什么？离家未归那天去了哪儿？搞不搞体育运动？问题摆出一堆，找答案也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可结果一无所获。在生前，失踪者相互之间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除长得像外，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可这又能带来什么结论呢？

“也许，这是同性恋者的黑窝吧？”尤拉·科罗特科夫将信将疑地问。

“那该是为某个特定的搞同性恋的人开的，”娜斯佳答道，“所有失踪的男孩只供他一个人享受。不同的男人应该有不同的嗜好。金发的，黑发的，棕发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可干吗尽给他们注射毒品呢？好让他们听话么？好让他们打完针不溜走么？假如这些孩子情况千差万别，又受雇于许多人的话，我还能理解。可如果仅仅只为某一个人，那我看就不合逻辑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性伙伴呢？而且还得一模一样。找一个，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得了嘛。”

“阿霞，很显然，这一定是个疯子。你还想什么逻辑呀。”

“我是在想，”她把头猛地一昂，“因为疯子也有自己的逻辑。虽说和我们的不一样，可毕竟也是有的。”

“故而，你就以为这个精神变态者就住在‘梦幻苑’的某栋别墅里？”

“不一定。那儿也许住的是专门替他找孩子的助手。不过，尤利克，你也说得对，疯子是不会有助手的。助手总要与其主人一起共事，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能替对方分忧，并且可以从中渔利。”

她打住话头，聚精会神地煮起咖啡，然后舀一小勺糖，取出一支香烟。她猛地挺直身子，吐了一口浓烟。

“说不定还是个很富的疯子呢。他有能力花大钱雇助手。假如问题仅仅出在孩子们的长相上，那他的确就是个地道的疯子。你看。”她递给科罗特科夫一张稿纸，上面写有失踪少年的失踪日期和死后在各城区发现他们尸体的日期，“这个，用你的话说，精神变态的人，总是在前面的孩子还活着的时候，就去寻找下一个。而且还不止一个。这一个受害者九月份失踪，十二月份死亡，可在此之前已失踪了四个。他干吗要如此大规模地金屋藏娇，能给我解释一下吗？假如每次是等前一个死了，再找另一个，我还搞得懂。说起来，他应该专门喜欢黑皮肤黑头发的男孩。可他们并不想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与他做爱，因此，才给他们打针，训练他们吸毒，把他们留在他的卧室里。一个男孩因为过量吸毒而死，他才去找另一个，这才符合逻辑嘛。可这算什么呀？”她严肃地打了个手势，在空中画个模糊的人形，“为什么他们都会因为吸毒过量而死呢？”

“也有可能是他故意把他们干掉的，”科罗特科夫接过话头，“比方说，他们已经被他玩腻了。”

“哈哈，被他玩腻了，”娜斯佳重复了一句，“就再去找一个相同的人。这有什么意思呀？换汤不换药。得啦，就算他不喜欢那个因大量吸毒而失去魅力的孩子，可要知道，换一个，他还得重新打针，就是说，还得提前走出让这个孩子也迅速乏味的一步。他是怎么啦，一辈子想让这些不幸的孩子通过他的传送带么？头一个找到了，带回家，过一个月，再找一个，又带回家，尽管头一个还活得好好的，再过一个月，又找第三个，还是带回家。那前两个

应该去哪儿呀？他们还得呆在那儿，哪儿都不能去。反正他们都会死……不，尤拉奇卡，我看还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一切并非如此。”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真聪明，”娜斯佳扑哧一笑，“我要是知道真的是怎么回事儿，那就不和你坐在这儿作沉思状了。算啦，我们别再凭空设想了，还是做点具体的事儿吧。你给我带什么来了？”

“那还用说，”尤拉笑容满面，“又是一大堆与舒适别墅的住户生平有关的流言蜚语。”

娜斯佳从来就搞不懂，在处理如此众多有头无尾、杂乱无章的记录的时候，科罗特科夫何以还能做到头脑清醒，方寸不乱。她本人对情报一向够仔细的了，就像对待易碎的贵重物品一样，似乎只要改变一个字母、一个数字或一个标点符号，情报的含义就会发生变化，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尤拉把一大摞纸放在她的案头——尽是证书和证件的复印件以及从记事本里撕下来写满速记符号的纸片。娜斯佳向来都懒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家可以很长时间不收拾，可对情报总要弄得井井有条。因此，她冲着这堆文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取出白纸，把刚刚收到的这些与“梦幻苑”居民有关材料认真、系统地誊写一遍。

住在这些华宅里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呢？当然都是俄国的新贵了。对于旧式俄国人来说，这是想买都买不起的。可这些新派俄国人，宽敞的小洋楼一到手，就会首先把父母搬在市区的单元房里。“梦幻苑”的二十个住户中，只有三户家有祖父母或外公外婆，子女上办公室做生意时，他们就得负责照看孩子。娜斯佳断定，这三户目前是可以排除的，凡是有上年纪的父母同住的家庭，一定不会把少年们领进去。剩下的还有十七家。必须考虑到，尤其是在这些洋楼与失踪青年之间目前关系尚不明了之际，这个范围是不是有些宽泛了一点儿。把大量的人力和功夫花到仔

细查对所有的住户上,到头来,要是一切都落空了,该怎么办。

本案只有一件切实难办的事情。在如此多的“离家未归”的孩子中,知道这九个孩子与众不同的,只有他们这些在莫斯科市内务局重大伤害犯罪处工作的刑侦人员。其他任何人,当然除了罪犯以外,对此都是一无所知的。去年全国失踪人数为5.8万,前年为4.8万,首都这两年的数字也相当高。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谁也没有注意这九个黑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少年。除了喜欢分析情报并且知道该怎么办的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之外,谁都做不到这一点。她把自己的怀疑向顶头上司戈尔杰耶夫上校作了汇报,上校一听,当即同意迅速采取行动。可要正式立案,证据还太少。死于过量吸毒的青年人以前就多的。而且,他们还很少死在自己洁净暖和的床上。相反,这种情况总是频繁地发生在那些尸体只能被无意发现、死者总是被人尽量远抛的地方。他们总是被拖出去,抛在大街上、公园里、地窖中和台阶前,或是被抛在河里,丢在郊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瘾君子,生活习惯也大体相同,经常一连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不回家,因为“不住在家里就等于死于吸毒”的公式,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则。因此,谁都不曾想过要把几个人的相貌特征联系起来。娜斯佳若把这个想法讲给某个侦查员听,他一定会嘲笑她一番。可是,即使不嘲笑,认为言之有理,而且愿意就黑头发黑皮肤少年案提起公诉,这桩命案也会落到戈尔杰耶夫本人及其部下的头上。那时,人们就会不停地向他们打听结果,要求他们把已做的工作写成一份份报告。正因如此,工作才必须悄无声息、毫不张扬地去做。所有行动必须围绕一个事实:查证蓝色的伏尔加车与16岁的季马·维诺格拉多夫失踪之间有何关联。其余的一切全无计划。

誊着誊着,娜斯佳忽然在稿纸上凝视起来,上面大红字母写的是:

索洛维约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下面还有：

出生时间：1953年4月5日

出生地点：莫斯科

职 业：翻译

婚姻状况：丧偶

和谁同住：无

分开生活的家庭成员：儿子，索洛维约夫，伊戈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生于1976年。

4月5日，星期五，就是他的生日啦。也许该去看看他了，娜斯佳想。去祝一下寿，顺便瞅瞅这个小楼林立的“梦幻苑”。

* * *

讨论给新书做广告的会议，原定上午11时就该举行，可事实上，一直拖到快11点半才开始。真有意思，本在一个机构上班，办公室又同在一层楼上，可大家从不准时到场，按时开会，好像是从不同城市赶来似的。而实际上，他们的办公室与社长办公室总共也相距不到十米。

舍尔罕出版社社长基里尔·叶西波夫，是个身材不高、头发淡黄的青年人，他满心热爱自己苦心经营的摊子，真可谓把全部的热情都投进去了。起初他在一家大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在一次纯属偶然的机中，他发现了一座“金矿”，便铤而走险，执意要办自己的公司。这座“金矿”就是东方文学。公司的名字——

“舍尔罕”正是由此而来。吉卜林^①小说描写的那只驯养在印度热带丛林中的名虎，真是家喻户晓。叶西波夫起家凭的就是那套《东方畅销丛书》，靠的是背债、借贷。头几部销路不畅，因为当时的俄国，喜欢东方美文的读者不多，可基里尔坚信自己会吉星高照。对欧洲人来说，东方文学向来内容复杂，人物形象模糊，他根本不想培养俄国读者对这种文学的兴趣。他只管不停地把这些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印出来，等着这些作品去找读者。结果他还真的成功了。喜欢侦探文学的读者终于嚼透了这套小说，开始争相购买封面上印有奇特的“东畅”字样的图书。收回投资以后，叶西波夫又运作出版了第二套图书——《东方情爱小说系列》。这次，刚开始也不灵，不过，基里尔已能等得起了。他事先就注意到了这套丛书的丰硕果实，坚信它注定会广为流传。这份果实就是“欧化”。在这套丛书里，只有作者的名字和大量充满异国情调的细节是纯东方的，多数故事却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相当多的人物根本就不是东方人。当然这种小说作品在这些作者的本土无人问津，引不起出版商的兴趣。由于在日本和中国，读者最尊崇、最爱买的是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它们很难吸引那些善于挑剔的当代读者，虽然他们都生活在欧化的国家。事实上，在今日的俄国，也很少有人推崇这种典雅形象：“不禁泪落香腮，最难忘，君言一切皆浮尘……”

舍尔罕出版社渐渐站稳脚跟，开始有了花钱做广告的能力。可这倒成了叶西波夫与财务总监阿福塔耶夫争吵的主要焦点，后者总是惜财如命。今天，他们要讨论如何给《东方畅销丛书》中的一本新书做广告。叶西波夫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将不得不费尽口舌，说服财务总监把这笔钱拿出来。

“丛书本来销得就够快了，”阿福塔耶夫慷慨陈辞，“发行刚

^① 英国作家。——译注

好处在不错的中等水平上，因此，我认为不需要额外再做广告。”

所谓发行的中等水平，就是图书从出版社的书库到批发商手中不超过四个月。在发行不错的时候，空库时间则为两个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迅速收回投资，赚取利润，亏本最少。

“我们应尽力把发行量搞上去。”叶西波夫淡淡地反驳说。

“这本来就是能办到的，”阿福塔耶夫仍在坚持着，“丛书已经出厂，现在它就会自行滚动起来。你自己也很清楚，所有出版社在这方面的情况。第一批书走得不好，接着一切就会慢慢好转起来，根本不在乎作品的质量。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那又何必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呢？我真不明白。”

“因为我想增加印数。如果等丛书自行滚动起来，我们就该把最大印数控制在七万册以上。可我想，现在就印十五万册。而且要确保它们都能销掉。”

“那是当然的啦，”阿福塔耶夫怯怯地挥着双手，“你把钱投到这么大的印数上，万一销不动呢？谁也不能确保。”

“只要我们把广告做了，就会有保证。谢苗，”叶西波夫把脸转向总编，“你把要预刊的章节选出来了吗？”

和总编的争执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所争的问题不同而已。谢苗总是以为要刊载的必须是最激动人心的章节，可每次都没得到叶西波夫认可。他是三人中惟一能洞察未来的人。无论是阿福塔耶夫，还是总编谢苗·沃罗涅茨，都只知道考虑眼前利益，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每本具体图书的出版和发行上。要使一本书的发行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把最激动人心的章节选登出来，原是可以理解的。可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是，当读者在报上读完最激动人心的章节以后，他一定以为全书都是如此。他当然会去找这本书的。可打开一看，会发现所有其余的章节都逊色多了，根本不像选登的那么回事儿。他会喟然长叹，怪自己太轻信他人，下一本书，他就不会再围着它转了，无论广告做得多么天